

30

25

20

15

10

官板

中外新報

千八百六十年
咸豐十年九月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9

8

文庫11
D 9
8



中外新報第十一號

一千八百六十年、咸豐
十年九月初一日刊

寧波

六七月間、流寓寧郡之廣人、搶刦擄詐等事、無一不作、自前月二十日夜、頭首倪九登正法後、而其氣始靖。○又前月二十六日、邵欽差駕蒞寧郡、奉旨督辦團練事務、現寧之城廂內外、皆設團練、惜大家富戶、及各店舖、或有未明大義、未肯踴躍捐輸、以致紛紛不靖。

上海

前兩月、長毛約有萬名、圍攻上海、外國兵守城、僅有千名、

口十

千八百六十年



010190548304

然攻之愈急、守之愈嚴、後遲數日、而長毛卒爲外國兵擊退時、有一佛蘭西洋教友、爲長毛所殺、現今上海安平無事、惜外國通商貿易之事、甚屬寂寥、因內路皆爲長毛所阻也。

北京

數月前、英吉利與佛蘭西兵船、同往北京、英船泊于天津港口之北、佛船泊于天津港口之南、其兵亦上岸而居、後兩國會議、擇一日、同至北塘、是地距大沽約三十里、至時、北塘炮臺、虛無人守、其炮係木爲之、英兵與佛兵、遂上北塘、居數日、至六月廿七、意欲向大沽炮臺而去、至一村、名

仙河、遇滿州兵、遂與之戰、滿兵失利、砲臺爲英佛所壞、此時滿州馬兵向前、衝入英佛之營、無如英佛炮彈甚利、滿兵敗回、亦有被傷斃者、英佛兵入其營、擄馬約四百匹、胡羊一千頭、駱駝四十匹、明日、英佛兵自仙河至東沽、復戰、滿兵潰逃、擊斃者不少、英佛兵遂至東沽、居數日、此處距大沽砲臺約十五里、七月初四夜、英佛兵至大沽、相距終夜、以泥築築軍壘、滿兵恐英佛之兵來、放火越以防、不知亮光四照、適足以助築壘之兵、至昧爽時、滿兵忽見對面有英佛軍壘、驚之、遂開砲以擊、其時英佛兵尚未備就、聞一時、備戰、英兵從北而攻、佛兵從西而攻、兵船在港口、

從東南而攻、砲彈甚大、攻入太沽砲臺、有一大彈、裂開砲臺內、火藥遽焚、有震天憾地之勢、滿兵大亂、不能戰、闖一時、復開砲以戰、約半時、英兵攻入砲臺、攻入之地、外有二河、皆設計用竹竿、以爲埋伏、英佛兵不中其計、用竹梯以上、或泅水而至、滿兵抵當不住、砲臺遂爲英佛兵所奪、英佛兵即將砲臺之砲、反擊滿兵、滿兵死者約一千餘人、傷者不知其數、英兵斃者十七人、受傷而死者五人、僅受傷者、約一百八十人、佛兵死傷者、約如英兵之數、是時僧格淋沁奔入北京、在皇上前、謾咎于手下官員、太沽砲臺、共有五座、三在南岸、二在北岸、英兵先攻入北岸砲臺、其餘

砲臺、皆樹白旗、有不復戰之意、後有一小官、寄一書于英佛官、約云、以後不復戰、可至天津議和、英官不聽其言、答云、不必說議和之事、限一時內、凹砲臺、必須自讓、所有軍器等、宜置于砲臺之內、滿兵不得已、如其言、英佛兵立于兩傍、滿兵從中而出、得生還者不少、五砲臺皆爲英佛兵所轄、予思前此築五砲臺、約費二年半之功、今爲外人所毀、僅費二時半之功、成何其難、而敗又何其易也、又去歲中華敗兵、英兵拔起其二、以用之、砲臺內有英炮三船、皆沈于港口、英兵拔起其二、以用之、砲臺內有英炮十二門、皆爲所還、其餘別砲亦不少、昔年之戰、英佛兵約

一千三百人、今年之戰、英佛兵約有二萬人、而滿兵約四五萬人、英佛兵攻入大沽、兵船駛至天津、直隸總督恒福致書于英佛、欽差書內所言皆卑而不亢、意以不庸復戰、天津可先議和、議就可至北京立約、又有一小官寄一札云、閱數日、欽差花沙納遂至天津、可以議和、後花沙納果至英佛欽差意必議和、命數隻兵船至上海、四日內言語往來、終無議成、且花沙納自云、此事與我無法、如此費時、約九日之多、英佛欽差知其虛誑、卽命有未起程至上海兵船一隻、直入天津、遂備兵往北京、分爲三隊、每旨各發一隊、第一隊約四千人、第二隊其數稍少、第三隊約一萬

人、所有負重致遠者、皆係廣東人、至半途、廣東人皆乘馬逃散、車中器物等件、無人管守、因此英佛兵行路稍緩、所過之村、民皆厚遺、不以仇敵視之、亦肯買賣、外國軍例、兵至途中、每日先備宿處、亦備買飲食、至通州相近處、通州離北京約四十里、其地人民與前迥異、見其顏如仇敵、亦不肯賣食物等、其時英佛有三人、一係小武弁、一係通事、一係印新報、意不戰、樹白旗、先至通州、而滿兵不顧白旗、遂擄其人、八月初四日、英佛第一隊兵、遂至通州、滿兵圍而擊之、英佛兵力與之戰、用大炮大彈擊之、彈裂于滿營中、滿兵大亂、不能逃脫、英佛兵擊之甚猛、馬兵亦從而擊

之爲路至十五里此時滿兵死者約二千人傷者不知其數英兵傷者僅十六七人無一斃者佛兵死傷者不知其數必較英兵更少滿營大砲盡爲英佛兵所獲英佛兵攻入通州之時百姓皆閉門掩戶不肯買賣英佛兵大怒遂擄民間金銀糧米等外有茶葉約值洋一百萬元此時北京有官至通州云後必議和不戰八月初七日英佛兵自通州往北京離北京二十里又遇滿兵約三萬人復戰英佛兵力擊之滿兵失利死傷者甚多不知定數此乃滿兵第五次敗也後有一官來云皇弟欲來議和然英佛官皆不聽其言因其一地議和一地備戰愈近京邑愈肆誘言

故而不信據是官云曩者所有拿去樹白旗之人惟一小武弁已死餘者在北京待之甚善而英欽差云如樹白旗之人爾等不善待之京城必變爲平地第二隊第三隊兵已至通州其大砲與焚城器械亦在半途前舟人詐云自通州至北京無水路後佛兵以鎗頭觸之遂寔言其故故火藥等皆得以船運之將來英佛兵攻入北京可以預料而北京之毀與不毀則未可定也

日本

目前日本國中約皆太平與外國通商貿易事較前稍少四五月前有官至花旗二月前已離花旗而回今在途上

約半月間可至本國、往花旗時、有太官二員、小官數員、下又有隨從者、共七十人、乘花旗兵船、亦有一號、本國火輪過山突爲出海島、是島之君、邀其上岸、與之乘馬、至王宮內、道殷勤、通歎曲、民皆敬悅、是處距日本一萬四千里、離花旗一萬二千里、居數日、起程先至花旗西、葛力巴省、民皆敬之、懼呼不寂、居數日、有一人病故、後入火輪船、向南沿海、至泊納瑪、此地距葛力巴約一萬里、又乘火輪車、約二百里、至西洋海、復乘火輪船、至花旗京城、名華盛頓、自火輪車路至此、亦約一萬里、自日本至此、統計約四萬六千里、初日本國人、不往外國、今乃不憚遠而至花旗、諒有

深信乎花旗之人也、至京城時、花旗大員、即來邀請、民人爲遠人至、皆喧譁、且有敬意、聚而訪之、并有女如雲、來相問候、日本人見之、稍有驚訝、固不若己國之女、不出外訪友、日本官與花旗官叙談、爲通事者二人、一以日本之人、繙譯和蘭之言、一以和蘭之言、繙譯花旗之言、故花旗官亦可聽日本官之言、日本官在京城數日、與官往來周旋、後有一書、自大城奴亞爾克來相邀請、日本官即自此起程、過薩爾的馬爾大城、又過非哩達爾非亞大城、特至造金洋處、以己國金洋、與花旗金洋、相較輕重、日本金洋、每元計一兩三錢八分餘、或一兩三錢九分餘、一元內、金七

錢九分銀五錢九分餘係紅銅花旗金洋每元計三錢五分二錢三分是金二分是他物使其能堅息而計之日本洋一千分內約五百六十二分是金四百三十二分是銀稍有紅銅花旗洋一千分內九百分是金一百分是他物從比較後通商貿易用洋可明不致妄亂日本官又自此地至奴亞爾克至日萬民皆不興工爲業游戲往來候日本人日本人所過之區每逢高處必有人立而爭觀日本人游奴亞爾克數日多買花旗器物花旗官人亦多以器物饋之英吉利人聞之欲邀其至彼國然日本人不允備火輪船欲返本國在花旗時花旗國例以客禮待之不使

日本人自費其錢故飲食居處之費皆是花旗官所供在奴亞爾克奴亞人民皆備兵馬歌唱等事自費銀洋十三萬元禮拜日花旗人邀其入禮拜堂彼不肯亦不強之將離奴亞爾克時日本人賞門班銀洋二萬元花旗官辭固勸後受之以給門班內之有寡婦者日本人出奴亞爾克時有英吉利所造大火輪船入是船較大火輪船又大十倍日本人皆親見之後歸本國所行之路與去時不同過亞非利加以至本國約水路六萬里余思此國人素不行遠今乃不避艱險不辭勞瘁以至花旗殊爲奇異倘中國人亦肯出外國游能使中外一體貿易興隆見聞日

度、豈不爲策之至上者乎、

土耳其

目前土耳其未能平安、有猶太國一地、係土國所轄、是地有一班回教、起釁爲兇惡事、擊斃洋教人甚多、亦擄其女、禁以一處、後賣與回教之富人爲妾、西教、希臘教間亦遭其害、有和蘭官、被其擊斃、花旗官、被其擊傷、英吉利官、爲其遠避、佛蘭西多係洋教、其君聞之、卽發兵二萬五千名、至其地、以復仇、俄羅斯多係希臘教、其君聞之、亦撥兵船以至其地、現是事究竟不知如何、

亞非利加

兩年前李文思通著一書、內錄亞非利加中之事、是人曾居其地、約十五年、故能詳寫、從此人聞其風、現有幾人去探其地、中央之區、已探得、有海、英吉利、佛蘭西、繪之以圖、日後亞非利加之地、可以分明、昔外國人皆以其地爲無足重輕、今乃知此地不減于他處也、

細西利

細西利係地中海之島、昔爲納不利斯國君所轄、後有一武弁從撒耳地尼亞國來、帶兵三千名、又有本地之民、助戰、遂敗細西利、而自立爲君、後欲奪納不利斯、亦未可知、因納不利斯君係洋教、多暴戾、民皆惡之、敗細西利者、係

西教民皆喜之、英吉利聞有此事、心欣之。因洋教可衰也、惟洋教首聞之心甚不安、糾合外國人爲兵、多有愛倫蘭洋教人助之、恐已之地亦爲彼所奪、現是事究竟不知如何。

發閱目錄

舶來蕃書類

官版原書類

同翻譯書類

老皂館

東都豎川三之橋

萬屋兵四郎

